



1945年7月14日,蒋梦麟致郑天挺函

◀ (上接6版)

不与各方面洽定,一旦言辞,外间野心者难免生希冀之心。万一藏晖先生不就,或提出而别有阻挠,或以北大暂时无须派长搁置,则将枝节横生,益增纷扰,亦非吾师半生努力北大之意。‘五四’北大中兴由于蔡先生,而佐之者实为吾师;二十年北大复兴,主之者则为吾师。师无求于北大,而北大有赖于吾师,此不惟北大学校同人知之,国人亦莫不知之,将来史册亦必有灿烂之记载。至于此次同人之偶有谈议,实为原则上不希望师兼秘书长,非谓师不宜为校长也。枚菽之意亦复如是,但其言较切直耳。今日之教授,大多数在二十年到校,莫不知当时改革之难,奋斗之苦。而近年退让包容以成联大非常之誉,亦莫不知之也。同人之意,师莅昆自可洞悉,亦不愿有所言。所自愧者,多年以来,师以重任相界,而未能筹虑周详,每多疏失,致上累吾师,寤寐为之不安耳。”下谈不能赴渝相从事,不录。师来函,颇有误会,此传言者之过也。孟真、枚菽,北大之英俊,长此以往,非北大之福。再三思之,非余引以自罪,不能挽此局,但不知能生效否耳。

七月十三日

七时至才盛巷治事。晤蒋太太,谈甚久。……雪屏今日作书致孟邻师,述同人之意无他,请勿意气用事。连日雪屏数与矛尘谈,矛尘语余三次,皆以雪屏之态度为疑。昨日蒋太太亦以雪屏之言谈为询,余谓开会

时雪屏未到,盖得之传闻。今午雪屏言欲作书,余力赞之。

七月二十日

十一时半至才盛巷,晤蒋太太。孟邻师来昆尚无确信,余以昨函参政会后来滇之语,证之当在明后日也。……得孟邻师十四日书,以余努力英文为勉。

七月二十三日

余往才盛巷治事,晤蒋太太,知蒋师于星期四返昆。

七月二十五日

端升来,昨日自重庆飞还。据言孟邻师辞意甚坚。一日骝先、孟真、枚菽、端升四人谈定,如师辞,则发表胡适之师,并明令请汤锡予代。

七月二十六日

七时至才盛巷治事。晤蒋太太,知蒋师下周始能还。蒋太太有先往重庆意,并询余愿往否,谢之。

七月三十一日

矛尘云蒋太太已于昨日乘飞机往重庆,不愿以语人。

八月四日

七时诣才盛巷治事。晤蒋太太,昨夜十时自重庆飞抵昆明,谈及明日蒋师可归。

八月五日

五时诣才盛巷,贺蒋太太生日,知蒋师以今日无飞机未归。

八月六日

五时诣才盛巷,孟邻师已还昆明,谈甚久,决辞北大校长,以为如此始能使校内校外无事,若更兼,不惟与自己以往主张不同,且万一有人指摘,校内校外均无以自解。关于继任人选,决请胡先生继,未到前以

锡予代。一日,师与孟真谈代者,师提枚菽,孟真以为难提出,孟真提及余,师言毅生必不代也。

八月七日

至才盛巷。四时半开会,由孟邻师报告美国情形、在美接洽情形及在纽约得宋子文电话相约共同返国,并未相商,以国事私交胁迫之机飞还之经过。北大复校计划。复言依大学组织法,校长不能兼任法系在教育部时所自定,不能自毁,故决定辞职。继任已定胡先生,在未返国以前,必由校内之人代理。师言毕,子水以暂兼为言,大猷以此时在联大状况下与经常不同为言,师均以不妥之处解之,乃进茶点而散。散后有十余人复谈复校事,端升主先设工学院而医与协和合作,将来可能并入北大,梦麟师主农先设研究所及职业专修科,暂不设大学本部,大猷赞成之。……九时回才盛巷,蒋师已休息,乃还宿舍。得景钺信,言因痔疾大发,不能至才盛巷,主张两点:一、蒋先生宜兼任;二、万一不能常来昆明,应有明确之布置,谓派代也。又得锡予书,谓其意见已托雪屏严重代达,望余注意,谓代理校长事也。又得月涵先生信,谓将于后日欢迎蒋师,嘱为接洽,定后即发通知。

八月八日

至才盛巷谒孟邻师,以景钺、锡予两函呈阅,并定联大茶会时间。九时还舍。子水来,以胡先生月前来函相示,暂欲留美研究,并已应哥伦比亚讲学半年之约,书中有“我此时忍心害理,冒偷懒怕吃苦的责备,也许还可以为北大保留一员老战将,将来还可以教出几个学生来报答北大”之语,则一时必不能归也。子水言北大若胡先生不归,换一不相干之人来长校,将不堪设想,最好联函骝先,暂由蒋先生兼任,如不可能,则在胡先生未回国前不正式发表校长,只由部令发表代理人,此意甚善。……七时半锡予来,谓如逼之太甚则将离去,而责余何以不代。余以经过告之,恳劝再三,仍无所动。少顷,子水来,雯儿亦来。十时偕锡予送雯儿返宿舍道中,仍以不代为言,最后谓若余肯代则必相助,否则惟一走耳,并言明日大家与蒋师详议,余阻之,以为蒋师不便更有所主张也。日前景钺亦以余代为言,矛尘、逵羽、子水今晨亦以余为言。余何人斯,乌足以试此?且以未在国外大学读书者而代大学校长,不将为天下笑哉?

八月九日

至才盛巷,公宴蒋师,到锡予、泽涵、端升、自昭、子水、君培、雪屏、逵羽、绍毅、物华、廉

澄诸公,饭后杂谈。

八月十日

至才盛巷与孟邻师长谈。谈及蒋于宋亦未能推心置腹,余谓宋自俄还,更应强晦,若自满自伐,必被弃于英明。师言宋还,必以南京光复即行辞职为请,盖亦自知也。又谈今后大学精神,必须向积极方面走,若更如前之迂缓松懈,必难成功。又言胡适之师近年对于一切均有坚定之意见,于北大事甚不热心,师此次在美与之谈学生训练须重逻辑数理等科,又与之商请教员诸事,胡师均不感兴趣。在美老友如元任、文伯、端升等,均以为异。七时蒋师设宴,宣布燕华与吴文辉订婚,有客两桌。饮饌毕,正在杂谈,忽闻爆竹声,余出询于宜兴,谓传言日本求和,陈福田遂急乘车往美军打听,据云确已投降,但须十一时半由华盛顿正式宣布。闻之狂喜,欢呼逾十时,月涵、矛尘、勉仲、正宣尚欲至文化巷狂欢,余与雪屏乃步归,沿街而立者不知其数,爆竹不绝,汽车游行者甚至放信号枪,正义路拥挤几不能通过。余等至靛花巷,米士、霖之、伯蕃亦来余室欢谈,厨房火已息,复燃之,烹可以享诸公,十一时半乃散。石柏宓送来汤公函,言敌人已降,蒋师似可不必更留政府,并述不能代理之意。八年艰苦抗战,上赖领导有坚忍之精神,下赖人民富敌忾同仇之意识,中赖友邦之协助,始有今日。喜极欲泣,念及处此时代,竟无丝毫之贡献,尤自痛恨也。

八月十一日

至才盛巷谒孟邻师,师言返渝,即将请辞,推胡先生继,未回国前由枚菽、锡予或余择一暂代此事,日前未尝向余言之,惟师曾向矛尘询余肯代否,矛尘以语余,余未置答,盖余非以困难为惧,以无资格无才识为惧耳。师又言返渝后短期内或将赴南京,为收复之计。……复返才盛巷,在蒋师处午饭。师本定十二时往飞机场,既而逵羽、端升来,谓飞机在明晨四时开行,余等乃归。……下午闻蒋师已于三时飞渝。

八月十三日

十二时至文化巷三十号开常务委员会,决议下学年提前加紧授课,第一学期自九月三日起,上课十二周,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考试,考试毕,如交通已恢复,即行迁回,如不能迁移,停课一星期,于十二月十日开始第二学期,上课十二周后考试结束。本年不再收试读生、借读生、先修班学生。本年在外省投考取录者一律就近先在他校借读,不必来昆明上课,以减少

王永兴、田余庆 忆恩师

天挺先生工作任务之重,非有超人之才能,不堪负荷也。先生负重任固由于才能超群,但更重要的是先生之德,即圣言之“忠”也。先生忠于北京大学,忠于西南联合大学,忠于我华夏民族禹域九州广大民众之国也。

王永兴《忠以尽己,恕以及人——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》

郑师办公桌上有几部电话,容不得我把一句话说完,电话铃就响了。他刚拿起话筒,另一个铃声又起。从郑师回复的话语中,好像谈的都是棘手的事。那时胡适校长对具体校务管得不多,繁难事务都是郑师处理,而集中在子民堂的各部门,总共并没有多少办事人手,郑师负担之重,我算是有了一点直接印象。郑师对学生,哪怕在百忙中也不拒绝求见。他既使你感到师长的尊严,又使你感到父亲般的亲切,这种印象,也是我一辈子不会忘怀的。

……

郑师由于学识、品德与才干,从年轻时就是工作负担沉重,用后来的术语说,是“双肩挑”。比起同辈教授来,他要付出双倍精力才行,个人研究工作自然要大受影响。郑师八十寿辰之时出版《探微集》,在后记中说:“我五十岁以前,忙于生活,没有认真读书。”我读了,感慨很深。“没有认真读书”当然是自谦之词。但把为公务操劳而付出巨大精力说成是“忙于生活”,无居功的意思,无追悔情绪,这种高尚情操,特别令人敬佩。郑师为人处世的一贯态度都是这样,“忙于生活”四个字掩盖了郑师的多少奉献。

田余庆《忆郑师》

(下转8版) ▶